

钱谷融文集

【卷二】散文、译文卷



灵魂的渴望

钱谷融 ● 著

钱谷融文集【卷二】散文、译文卷

灵魂的渴望

钱谷融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谷融文集. 散文、译文卷: 灵魂的怅望/钱谷融
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752-5

I. ①钱… II. ①钱… III. ①钱谷融-文集②散文集-
中国-当代③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17.2②I267③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1947 号

责任编辑 曹 杨 薛 羽
封面装帧 王震坤

钱谷融文集

散文、译文卷: 灵魂的怅望

钱谷融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11.25 插页 16 字数 1,418,000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752-5/I·1177

定价 280.00 元(全四卷)

目 录

闲斋忆旧

且说说我自己	3
自述	17
再说我自己	19
我的中学时代	28
我的大学时代	38
我的母亲	52
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	56
哭王瑶先生	59
悼唐弢先生	63
忆陈瘦竹先生	65
关于戴厚英	68
尤今和她的作品	72
困惑与遗憾	
——在纪念郭沫若 100 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77
一个真率爱美的人	
——悼施蛰存先生	79
《孙犁选集》：凝于笔端的永恒之美	80
关于戴乃迭	82
诗意与世长存	
——怀念辛笛先生	84
怀念陈伯吹先生	87

追怀俞云阶先生	89
最可靠的良伴	91
“难得闲静斋”盼闲静	93
我与师大	96
碧萝湖公园	98
谦逊自处,诚恳待人	
——与青少年朋友谈做人	101
谈谈我对研究生的培养	104
悔之晚矣	108
我希望……(外三篇)	110
上海,我还是喜欢的	115
海南岛五公祠的对联	118
难忘的澳门之行	120
怀古说	122
嘉陵江畔	124
雾	126
雕楼上的少女	128
鸭	130
春雨	133
桥头	134
子规	135
平安	137
再会吧	138
足音	139
死	141
四月	143
树荫	145
路灯	149
蜻蜓	151

纳凉	153
钟声	155
灯下	157
桥	159
寂寞	161
绿色的陷阱	163
柏溪山居	165
柏溪春日与友人书	166
小语(拟《世说》)	167
《归马》诗序	168
远山	169
柏溪游记	170
乡土山水志	171
篱下	173
说水(述志)	174
缪慈礼赞	175
灵魂的怅望	
——人类对真善美的思慕	178
智慧的迷宫	181
道德的陷阱	184
艺术化人生	189

书里书外

论节奏	195
形式与内容	203
谈国文教学之弊	208
《郁达夫新论》序	213
有情致,有诗意	
——《柯灵散文选》读后	218

值得欢迎的探索

——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序	221
关于旅游文学	
——《现代作家国外游记选》序	224
文学的魅力	228
《文学的魅力》后记	248
文学与爱情	
——《文学中的爱情问题》序	252
李劫《个性·自我·创造》序	255
《郭沫若思想整体观》序	261
诗人与电影小说	
——《海山之恋》序	266
《鲁迅创作心理理论》序	270
性情之作	
——陈炳熙《南京姑娘》序	274
李鹏翥《濠江文谭》序	285
朴实无华 自然醇厚	
——谈夏丐尊的《白马湖之冬》	288
姚万生《戴诗解读》序	290
万燕《海上花开又花落》序	293
马旷源《雁峰书话》序	299
周颖南《南国情思》序	302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30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序	309
《江南味道》序	312
《钱谷融对话录》序	317
车凯《山川灵秀》序	319
饶芃子《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序	321
陈建华《20 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序	324

《普绪赫文丛》序	328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	
——《舅舅的梦》中译本序	330
读《高尔基与茨威格文艺书简》	337
论托尔斯泰创作的具体性	343
读《汉魂》	367
读《长相思》	369
读《月下小品及其他》	37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说东坡中秋词《水调歌头》	373
与自学青年谈读书	380
谈治学	389
谈写作	
——《汉语写作大辞典》序	391
我看小说	394
小说与“闲书”	398
不必羞愧的缪斯女神	
——我看通俗文学	403
真诚·自由·散淡	
——散文漫谈	412

译文

我乔装蒙哥马利将军	419
高尔基作品中的劳动	425
《母亲》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作品	436
高尔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444
译后记	456

闲斋忆旧

且说说我自己

我一向不愿意谈自己。这倒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觉得自己实在一无可谈。人既平庸，经历又极简单，如果也一本正经地向人们大谈起自己来，岂不是太可笑了吗？尽管自己所写的文章，曾受到过大规模的批判，但这样的事，过去在我们这里多的是，有什么值得谈的？不过，却就正因为这一点，竟使我顶了一个作家的头衔，居然被列入四川文艺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一书之中。六年前，我曾应该书编者的要求，把自己的主要经历，像流水账似地简单写了一下。现在，编者来信说此书即将重版，希望我能把自己的传略作些补充修订，如能重写那就更好。我把过去写的东西重新看了一下，觉得确乎写得太枯燥乏味了。虽然自己平凡的一生，原本就难于引起人们什么兴趣。但既然要写，就得多少能让人了解到一些你的真实的思想感情，真实的性格。如果只是一些简单经历的交代，使人读起来味同嚼蜡，甚或像咬到涩果子那样难受，那就太对不起编者和读者了。所以这次我几乎全部重新写过，目的无非是希望能使读它的人少皱几次眉头而已，究竟是否能如我之所愿，那就知道了。

我原来的名字叫钱国荣，现在用的是笔名。1919年9月生于江苏武进。父亲早年教过私塾，因此当我一个比我大二岁的哥哥要上学读书的时候，尽管当时镇上早已办起了小学，他却仍把我哥哥送进

了邻村他朋友办的一个私塾里去。我当时还小，本不到上学年龄，因为朝夕跟哥哥在一起玩，便也吵着要跟他一起上学，父亲也就答应了。第一天去拜老师的时候，在红毡毯上向老师磕了头，老师很和蔼，还给点心我们吃，觉得很有趣。可是后来，就渐渐地感到太拘束，不如家里自由，就常常想赖学。可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很严格，决不容许。先是哄骗，哄骗不成就继之以打，最后还是被强送到老师那里去。记得老师教我和哥哥读的是同一本书——《千字文》。小孩子当然不会懂，老师也并不讲解，每天教一二句，只教我们跟着他念几遍，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念；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我们背诵。每次我都能流利地背出来。我哥哥却常常要打格顿，甚至要老师提示。于是老师夸我聪明，我自己和家里人也都以为我比哥哥聪明。在私塾大概读了有一年多吧，镇上那个被当地人叫做洋学堂的小学，逐渐得到了人们的信任，我老师的私塾办不下去了，我父亲才把我和哥哥送到镇上的小学去。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一年多的私塾，可以不必从头读起。当小学里的老师拿我们读过的《千字文》来考我们的时候，我尽管能够“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地背诵如流，但当老师用手遮住上下文，单独指着一个一个的字要我认时，我就几乎一个也不认得了。我哥哥过去虽然常常不能背诵，却每一个字都真正认识。所以考试结果，我哥哥进了二年级，我却只能从一年级读起。记得那时是1927年的下半年，我已经八岁了。

在小学里读了六年，我一向是班上成绩比较好的一个，老师都很喜欢我。特别是五年级时候的一位老师，我还记得他叫王自治，字眺越，是绍兴一带的人，据说是大夏大学毕业的。他对我特别好，教了我一年就离开了。临走时，还特地把他的一部《天雨花》送给了我。并郑重地把我托付给一位同他比较要好的徐老师，要他以后多照看我。升到六年级时，教语文的级任导师谢老师，是新来的，刚从江苏省有名的省立无锡师范学校毕业。一次上作文课，我的卷子他批阅后发下来时，写了这样的批语：“从别处抄来，何得掩人耳目？”我很惊

诧，去向他说明这是我自己写的，不是抄来的。他非常主观，仍一口咬定我是抄来的。我要他指出是从哪里抄来的？他非常自信地说是从《模范日记》上抄来的。当时这本《模范日记》很流行，我就找了一本拿去要他指给我看是抄的哪一篇？他当然找不到，但还是支支吾吾地不肯爽快承认是他冤枉了我。我小孩子家，受不得这冤屈，就在他的批语后面反批道：“批评之权在老师掌握之中，学生何敢乱道？然而……”这还不算，又在要交给老师看的日记中，把这件事写了出来，不指名地说，有一个老师硬把学生自己写的文章说成是抄来的，像这样的老师实在是太没有资格了。而且还标上《胡批》的题目。老师看了，并没有就我所记的内容表示什么意见，只在文后批了“字写大一些”这样几个字。老师是近视眼，但他之所以这样写，也许是为了可以让人理解为他根本没有看过这篇日记吧。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了。不想我的一个正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读书的表兄，忽然来我家玩，看到了老师的这句批语，并听我说了事情的经过，便怂恿我说：“他要你字写大一些，其实你的字已够大了，谁叫他自己是个近视眼呢？你可以反问他：‘你看不见吗？’我当时实在不懂事，又抱着一肚子的委屈和愤懑，就真的照他的话在老师批语后面反批上‘你看不见吗？’这样一句十分无礼的话。这下子这位谢老师就忍无可忍了。第二天上课时，他怒气冲冲地把我叫到他的讲台旁用戒方当众打了我十来个手心。他别的不提，只抓住我的‘你看不见吗？’这几个字，说，‘我今天就打你的‘看不见’。’我当时年幼，太不懂道理，实在做得太过分了。不知道我的谢老师如今是否还在，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了，而且我当时已经为此挨过打，我仍旧要在这里诚恳地请求他的宽恕。后来，王自治老师临走时拜托他对我多加照看的徐老师知道了我被打的事，特地找我谈了一次话，一面安慰我，一面也责备了我。他说，谢老师最初对你不了解，冤枉了你，后来也有些失悔。但你太不懂事了，怎么可以一再冒犯老师呢？不过，他又说，谢老师还是喜欢你的，你以后要好好听谢老师的话。后来谢老师

果然对我很好，我是班上他最喜欢的两个学生之一，跟我很接近。

我爱读小说的习惯，早在小学里就养成了。父亲虽然是个私塾先生，但家里并没有多少藏书。四书五经之类我没有什么兴趣，也读不懂，最能吸引我的自然是小说。不知怎的，我第一部拿到手的竟会是半文不白的《三国演义》。而且我家里的一部还是大本子的木板书，一共有二十本。我1937年就离家去了四川，中经战乱，这书自然早已不在了。我毫无版本知识，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刻本。当时我大约正读小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看《三国演义》，自然多半只是似懂非懂。但故事情节是看得懂的，而且很有兴趣。譬如曹操的奸诈，刘备的宽仁，张飞的鲁莽，关公的义气等等，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事迹使我深深地受到吸引，并开始知道了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初步建立起一种朴素的正义观点。书中最打动我、最使我敬慕的则是诸葛亮。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三顾茅庐那一大段，把诸葛亮不求闻达的高远襟怀，野云孤鹤般的雅人深致，写得形神俱足，气貌毕肖，充满了动人的魅力。在读《三国演义》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诸葛亮是何等样人，读过《三国演义》以后，除了他的料事如神的超人智慧以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所建立的显赫的功业，而是他出山以前的那副散淡的襟怀和那种飘逸的风神。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还只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我所最敬慕、钦羡的诸葛亮，竟并不是后来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而是高卧隆中时的草野隐士的诸葛亮。我在和小朋友一起玩耍时，也常常带着自豪的感情说自己是“山野散人”。这恐怕只能归因于《三国演义》中的这一段写得实在太迷人的缘故吧。后来知道了诸葛亮有“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名言，我心目中最初形成的诸葛亮的形象，就益发鲜明高大起来了。这就种下了我此后遗落世事、淡于名利的癖性。当然，事实上一个人是无法遗落世事，也不可能完全淡于名利的，但总算能够比较地超脱一些。因此，在我过去漫长的坎坷岁月中，尽管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我也能淡然处之，省却了不少烦恼。《三国演义》还使我能初步读懂一些

浅近的文言文，并在写文章时能用“之乎者也”来代替“的了吗呢”。这一点不久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小学毕业要上初中了，为了便于照顾，家里自然就让我进了我哥哥已经在读的那所中学。这所学校原来是一所国文专修馆，里面的教师大多是前清秀才之类的旧派人物，他们都不喜欢白话。我哥哥在我考取了该校将要入学就读之前，就用一种半是吓唬我半是自豪的口吻对我说：中学不比小学，作文哪里能用白话，都要写文言了。我听了不免有些紧张。上学后第一次作文，就硬着头皮“之乎者也”地瞎凑了一通，居然顺利通过了，还受到了老师的赞许。这不能不归功于《三国演义》对我的帮助。

读过《三国演义》以后，我对小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就把家里所有的小说书，一部一部地找出来读。那时也不能分别好坏，自然更不懂得选择，只能碰到什么就读什么。像《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说岳全传》、《封神演义》、《野叟曝言》、《金台平妖传》等等，就都是在小学里读的。那些年读过的真正的名著除了《三国演义》以外，就只有一部《水浒传》了。我生长在农村，村里的大人们农闲时常常央我给他们讲故事。我就把从书上看来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从中得到了不少乐趣。在初中时代，小说就读得更多了。但主要仍是读中国的旧小说。除章回小说以外，也看了不少笔记小说。如《子不语》、《萤窗异草》、《阅微草堂笔记》、《两般秋雨庵》之类。同时也开始对中国的古典诗词和散文名篇发生了较浓厚的兴趣。较多地读外国的翻译小说是进了高中以后的事。那些书使我大开眼界，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我结识了许多与旧小说中所写的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爱好，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风尚习俗，与我一向所熟悉和知道的完全不同。施托姆的《茵梦湖》、洛蒂的《冰岛渔夫》、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给了我无限的欢喜和忧伤。特别是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等等，引起了我对人生的思考，在我心头激发起对青春、对未来岁月的朦胧的憧憬和充满诗意的幻想。这时，我已开始深深地迷上了文学，

迷上了这绚丽多彩、充满魅力的文学了！我此后的终于走上学文学的道路，可以说就是种因于中、小学时代对小说的爱好。

因为家境贫寒，高中我读的是师范。师范学校不但不要交学费，还供膳宿。我考上的又是一所名牌学校——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是很有学问的，在中学教育界很有名望。因此亲友都为我庆幸，我自己也勤奋地学习着。1937年秋，我刚开始读三年级，9月间开学不久，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学校里也落下了炸弹，虽幸未伤人，但房屋毁坏了不少。警报解除后，师生纷纷逃离学校，战火也日益逼近，学校就此解散。我回到家乡，在母校南夏墅小学当了一段时期的代课教师。后来，昆山、青阳港等地相继失守，常州也岌岌可危。就在南夏墅小学一位年长的老师曹梦梁先生（后来听说他是地下党员，在五台山一带的游击战中牺牲了）的带领下，我们一共十一个人结伴奔向后方。辗转到了武汉。当时武汉聚集了不少各地涌来的流亡学生，国民党教育部怕这些学生跑到解放区去，就在四川、贵州等地办了几所国立中学，收容原来在各省省立中学读书的学生。我因为是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的学生，就被送到设在重庆北碚的国立四川中学师范部继续读书。从1938年初读到那年8月，算是读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取得了毕业资格。接着就参加了抗战期间首次实行的全国各大学的统一招生考试。我报考的是当时正内迁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师范学院国文系，侥幸被录取了。中央大学共有七个学院，四十多个系科。师范学院是那一年第一次创立的。读师范学院不但不要交学费，膳、宿费也全免。中央大学虽另有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的中文系，但它设在文学院内，不能享受免费待遇（实际上后来那时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也都可以领取贷金，并不需要交钱），所以我报考了师范学院的国文系。这个系因为是新创办的，第一年都是公共必修课，不但没有自己的教师，就连系主任也没有。第二年才请来了伍叔悦先生当系主任。伍先生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思想较开明，颇能继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作

风。在他主持下，罗致了各方面的人才。先后来校任教的有罗根泽、孙世扬、顾颉刚、乔大壮、朱东润、曹禺、徐訏等先生，老舍也被请来作过讲演。此外还有杨晦、吴组缃、吴世昌等先生，不过他们到时我已经毕业了。

我是1942年毕业的，毕业后教过一年中学。1943年就由伍叔悦先生介绍，去当时也内迁在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教国文。1946年交大迁回上海，我也随校到了上海。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即调来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一直到现在。先任讲师，1980年升教授，我在大学任教已经有四十五年了，其间没有担任过助教，也没有担任过副教授。当讲师的时间竟有三十七年之久（在交大的头两年名义是教员，待遇同讲师），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恐怕也是很少有的。

我在学生时代就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四年大学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在茶馆里度过的。一本书，一碗茶，就可以消磨半天。有时也打桥牌，下象棋。跟我经常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也是以自由散漫著称的。不过，他们除了下棋打牌以外，还喜欢演戏、赛球等活动。这些，我就只当捧场的看客，不亲身参加了。我们还用墙报形式办过一种名叫《文艺风景》的纯文艺刊物，曾经出过好几期。我只提供稿子，不管编排、张贴等事。后来还准备办一种已经定名为《海市》的墙报，取“海市蜃楼”之义，我已为它写好了发刊词，但最后这个刊物似乎并未办起来。伍叔悦先生教我们的功课中，有一门叫“各体文习作”，经常要我们练习写作。当时在中央大学，“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是不读的。写作，在文学学院的中文系也都是用文言。伍先生却文白不拘，都可以。他出的作文题也十分灵活，很便于写志抒情；有时也可以由学生自己命题。所以同学们都不以作文为苦，而且很愿意听他看过我们的习作以后的评讲。我一向懒散，只爱看书而不喜动笔，自己主动写文章的时候很少。伍先生的“各体文习作”一连开了几年，至少每二周要作文一篇。我在学生时代，也就是在他的督促下，才写了一些文章。当年办《文艺风景》时，我所提供的稿件，就都是来自这些习